

大漠狼孩

郭雪波 著

“中国近年出现了一位来自内蒙古科尔沁沙地的作家郭雪波，他专写人与自然以及充满野性的大漠故事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另一新奇而颇有理性思索的阅读世界。”

——（法国）欧洲时报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大漠狼孩

郭雪波 著



封面题字、内文插图：刘宝平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漠狼孩 / 郭雪波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1. 8
ISBN 7-5059-3848-7

I. 大... II. 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1) 第034881号

书 名	大漠狼孩
作 者	郭雪波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90 千字
印 张	9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115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848-7/I·2966
定 价	16.00 元



郭雪波

出生在野性蛮荒的科尔沁沙地的库伦旗；从小受喇嘛教文化、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熏陶，而又醉心于蒙古族原始宗教——萨满学教文化所崇尚的崇拜大自然的宗旨；后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，又在内蒙社科院文学所任助理研究员；现任职于北京华文出版社副编审、编辑部主任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理事。

出版过的长篇小说有：《皈荒》，《火宅》，《锡林河的女神》等；小说集有：《沙狼》，《沙狐》，《大漠魂》等；散文集有《大漠笔记》等；其中短篇小说《沙狐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《国际优秀小说选》，根据《沙狐》改编的广播剧获全国《五个工程一等奖》并《沙狐》译成英、法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；他的中篇小说《大漠魂》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首奖；小说集《沙狼》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《骏马奖》并在法、日等国出版。

内容提要

胡喇嘛村长带猎队灭了母狼家族，哺乳期的母狼叼走无辜者——我的弟弟小龙哺育成狼孩；我从胡喇嘛棍棒下救出母狼的另一只小狼崽秘密养大；于是，人与兽的生存对换，还能是原来的人与兽吗？

父亲苏克历尽艰辛寻找爱子小龙，与母狼、盗贼、恶劣的环境展开了大智大勇的殊死搏杀，在古城废墟中被狼皮装狼数年想办法与狼孩接近，然而诱捕回来的儿子已然不是原先的人子，完全是一只心属荒野嗜血成性的半人半兽！

被我养大的狼崽白耳，通人性而机智勇敢、复仇心很强，多次同灭绝狼族的胡喇嘛等人发生冲突，展开复仇厮杀，死里逃生，可回到荒野时母狼又不接纳它这被人类养大的“逆子”！

母狼千里来寻狼孩。那狼孩终于咬伤亲娘追随母狼的召唤而去。这时，枪响了……

神秘的大自然，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、离奇野性的人兽对换回归无路的悲情史诗般故事。

这是著名作家郭雪波又一力作，一经发表，引起读者广泛强烈反响。等待您的是阅读中的另类刺激、品味、和思索。

责任编辑：李金玉

封面设计：盐

作者简介

郭雪波，1948 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沙地的库伦旗。先后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、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。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工作。现为华文出版社编辑室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理事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火宅》、《汤村河女神》、《皈荒》，小说集《沙狼》、《沙狐》、《大漠魂》等。中篇小说《大漠魂》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，《沙狼》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“骏马奖”，《沙狐》入选联合国出版的《国际优秀小说选》等。

第一章

一

荒野寂静，灰蒙如睡兽。

“哽哽……”突传怪声。

“啥声音？”我扯了一下老叔满达的衣袖。

老叔瞅一瞅四周苍苍莽莽的荒坨子，复低头捡起杏核，说：“没啥声音。”

“哽哽、哽哽……”那声音又响起。

“你听！”我有些紧张，目光搜索周围的草丛沙丘。

“嗨，是狗崽儿叫。”老叔这回也听见了，并马上做出判断，依旧把一捧一捧的干杏核装进口袋里。

沙坨子中的干落野杏核能卖钱，每到秋季我和老叔都要走进离村三十里的黑沙坨子捡杏核筹集学费。老叔比我大两岁，十五岁的他，胆子也比我大，荒沙野坨哪儿都敢去，人称“豹胆儿满达”。

“哽哽哽，哽哽哽……”

那喉咙被堵塞的哼叫声变大了，似哭似泣，听着瘆人，好像就在附近。我和老叔的目光一下子盯住了右侧老山杏树后头。那里有一片乱草棵子，老叔拿起镰刀就走过去了。我紧跟

2 大漠狼孩儿/郭雪波

其后。猫着腰轻轻拨开那片草棵子。于是我们看见了那只“大狗”。

草后的沙丘下有个黑洞，洞口躺着一只毛茸茸的“大狗”，身上流着血。三只小狗崽儿趴扑在“大狗”肚下哽哽呻吟，吸吮“大狗”带血的奶头。小狗崽的脸面也涂满了鲜红血迹。“大狗”身躯颤抖，微张着嘴，呼吸困难，显然受伤不轻。

“真是小狗崽儿哎！”我喜叫。养一只小狗崽儿是我做梦都想的事，站起身就要跑过去，却被老叔若一把干草般薅了回来。

“那不是狗崽儿。”老叔说。

“那是啥？”

“狼崽儿。”

“啊?!”我顿时变了脸。

受伤的母狼此时也有了警觉，冲我们这边呲牙咧嘴，瞪着绿眼珠，挣扎着站立起来，踉踉跄跄走了几步，又摔倒了。伤势过重无法驱赶入侵者，使得母狼恼怒地发出一声咆哮，艰难地把两只小崽儿拢在自己颌下，嗓眼里不停地滚动出威胁的低吼，“呜—呜—呜—”

老叔拉上我后退几步，说：“咱们快离开这里！”

“那狼崽儿会饿死的……”我不知自己为何留恋起那狼崽儿。

“那是狼崽儿，你还可怜它？”

“狼崽儿咋了？现在跟狗崽儿差不多，怪可怜的……”我放缓了脚步，“老叔……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那狼崽儿……”

“你想干啥？”

“我想抱回家一只养着，行不？”

“你疯了？狼崽儿能养啊？”老叔的眼睛瞪得溜圆。

“咋不能？咱们一手养大了，它不就有了人味儿啊！到那时，咱们就不怕二秃家的大花狗了。”

一提二秃和他的大花狗，老叔恨得牙根发痒，每次路过他家门口去上学，二秃就放出狗来咬我们。原本我们家也有一只大黑狗，像一头狼，特厉害，后来被人打死了，我和老叔伤心地哭了好几天，我们怀疑是二秃的爸爸大秃子胡喇嘛村长干的。

现在听我这么说，老叔动心了。

他一拍腿：“好，咱们就抱回去一只，养养试试！”

他拉着我，重拨开那片草蓬子观察片刻，断定那母狼无力攻击我们，便“噌噌”跑过去了。母狼流血过多，这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只是本能地掀起上嘴唇露出尖利的牙齿想吓退我们。但这些已经无济于事，它是无法保护它的小崽儿了。

老叔举起镰刀想砍那只无力反抗的母狼。

“别！别砍它！”我大叫，“抢人家的孩子还砍死它，那狼崽儿会恨我们一辈子的！”

老叔犹豫了一下，就用镰刀背儿摁住母狼的头，不让它动弹。老叔说：“阿木，麻利点抱一只，咱们走！”

我从三只狼崽儿中选了那只耳尖上有一撮白毛的小狼崽儿，抱起来。才几个月的小狼崽儿不会咬人，只往我的怀里拱奶，显然它是饿坏了。我被拱得好痒痒，笑出声来。

“你笑啥？”老叔问。

“它拱我，痒痒。”

“那你把你的小黑奶头给它吃吃吧。”老叔逗我。

“对了，我包里还有一瓶酸奶，给它吃。”

4 大漠狼孩儿/郭雪波

说着，我就掏出那瓶准备自个儿喝的酸奶喂给小狼崽儿吃。小狼崽儿咕叽咕叽吃着奶，不再哼哼呻吟了。那母狼在老叔的镰刀头下做着无力挣扎，双眼凶狠地盯着抱它的小崽的我，喉咙里嗯儿嗯儿地发出低吼。

“老叔，母狼是不是快死了？”

“差不离，中了两枪，叫猎人打的，血流干了，它也就死了。”

我走过去俯身查看了一下母狼的伤处。

“老叔，咱们给它包扎一下吧。”

“你又想干啥？”

“止住流血，兴许它还能活过来。”

“你还真是菩萨心肠！”

“咱们救活它，它就不会怀恨我们抱走它的孩子了。”

“可能吗？这是一只野狼！”

“管它可能不可能，咱们先做嘛。”

于是，我和老叔先用柳条一道一道包扎紧母狼被射断的一条腿，再扯下一条我衣服上的布块儿，紧紧扎紧母狼流血的胸口处。那母狼似乎懂得了我们的好意，任由我们摆弄它，微闭上双眼，老实得像一只家狗。

“好了，母狼，你要是能活过来，别去骚扰我们啊，我们带走你的小崽儿帮你养着，反正你不能喂养它了。”我说着，重新抱起那只白耳尖狼崽儿。

“快走吧，你真啰嗦！”老叔不耐烦了，催促着我。

正当这时，突然从远处传出一声长长的尖利的狼嗥声。

“不好！还有一只公狼！这是狼的一家，公狼去觅食刚回来！咱们快离开这里！”老叔的脸色变了，他拉起我就跑，见我还抱着那只白耳狼崽，就冲我吼起来，“快丢掉它！你还抱

着它干啥？快丢掉！”

“不嘛，我要带它回去养！”我固执着。

“你找死啊！公狼会追过来咬死我们的！”老叔急了，不由分说抢走我怀里的狼崽儿，丢回母狼身边，然后头也不回地拉着我跑回我们原先歇息处的山杏树下，收拾起东西来。

我们很快把捡好的两口袋干杏核驮在驴背上，匆匆离开这块危险地，直奔回家的路。老叔把毛驴赶得兔子似的，脸色铁青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也不让我出声。我这时才感觉到了危险，一想起自己刚才对母狼和狼崽儿的举动，心里不免有些后怕。

这时，那只公狼的嗥叫声愈来愈近了。

二

有几人蹑手蹑脚缩头缩脖，从沙湾子处冒了出来。他们手提枪，牵着马，眼盯着地上的什么印迹，个个神情紧张，如临大敌。

撞见牵驴赶路的我和老叔，他们如撞见了鬼般瞪大了眼珠，围了过来。为首的是大秃胡喇嘛村长。

“你们俩是从那边、那边过来的吗？”其中一个叫猎手金宝的说话都不利索，指着我们身后的坨子，好像我们是从地狱那边走过来的。

“是啊，咋的了？”老叔答。

“就凭你们俩小臭蛋？”胡喇嘛绷紧的脸松弛下来，不屑地用眼梢瞥着我和老叔，似乎不相信也不甘心我们的胆量超过了他们大人。

“当然不是了。”我极厌恶胡喇嘛冒油的秃头春夏秋冬总捂着一顶油透的帽子，也冲他撇了撇嘴。

“我说是嘛，是你老子苏克领你们来的吧？”胡喇嘛咧开大嘴乐，伸脖往我们身后看，“他人呢？”

“不是我爸。”

“那，谁？”

“我们的守护神。”我奶奶虔诚信佛，总跟我说善心人总有守护神伴随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老叔满达憋不住乐了。然后，牵上毛驴对我说，“咱们走。”

“站住！”胡喇嘛受奚落不悦了。

“干啥？”老叔并不买他的账，眼一横，口气也不软。我爷爷是村里咱这家族的长者，胡喇嘛当村长再霸道也让几分。

“不干啥，问你个话。”

“问啥毬话？”

“你们在那边坨子里没遇着啥吗？”

“啥？”

“狼！”

“狼？”老叔刚要张口被我拉了一下，便改口，“没有哇，沙坨子里连跳鼠都快绝了，哪儿来的狼！”

“瞎扯！”胡喇嘛指着旁边的猎手金宝，“他在林子里打伤了一只追兔的母狼，公狼又窜出来攻击他，这不，我们正码脚印去围剿这对儿野狼呢！”

猎手金宝嘻嘻得意地笑。原来那只母狼被他所伤，我真有些不相信他那种猥琐矮墩的狗样还能伤了母狼。他又称“娘娘腔金宝”，说话娘里娘气，办事也娘们儿叽叽，村里大人小孩都拿他不当回事。于是他的兴趣放在了野外，掏个獾洞了，打个沙斑鸡了，偶尔也能伏击个雪中觅食的狐狸什么的，号称猎手。实在没打的，他就掏家雀儿，连毛儿火里烧着吃。蒙古人

生来只吃牛羊肉，谁还吃家雀儿呀，不够塞牙缝不说还嫌脏，连狗都不闻。只有逮老鼠的猫才吃。这也是金宝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原因。当然了，他媳妇被南方贩子拐跑也增加了这砝码。

“你们俩臭小子没叫那对恶狼吞到肚里，真是福大命大。”胡喇嘛牵过马重新去审视原先的狼印时这么说。

“我们还真……”好逞强的老叔又差点冒出来。

“我们还真福大命大，你们可就玄了，小心叫狼叼了你们的毬！”我岔开老叔的话说。

“你这小兔崽子。”胡喇嘛骂了一句，领着他的“猎队”，又小心翼翼地码着脚印向沙坨深处追去了。

荒茫光秃的沙地上，又剩下我和老叔外加一头老驴，显得好空旷寂寥。我注视猎队消逝的方向，心变得沉。

“你为啥不让我说出去咱们遇着狼的事呢？”老叔不解地问我。

“我不想让他们找到狼窝。”

“你还惦记着狼崽儿？”

“嗯哪，没有狼崽儿，没有大狗，咱们可咋对付二秃和他的大花狗哟。”我又忧虑起来。“老叔，我有个主意，咱们跟着他们过去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看看他们打狼……”

“哈，你小子想捡个洋捞儿，好，我同意！”老叔也来了劲头，他想逮个狼崽儿的心情一点也不次于我。

我们把毛驴和杏核就留在这块沙湾处。用木橛子拴住毛驴儿，干杏核卸在一旁。我们就攥着镰刀尾随在猎队后边，悄悄跟去。

后来，嫌他们码脚印太慢，我和老叔轻车熟路走直路，翻

过沙坨子直接到了老山杏树后的狼窝那儿等候起来，反正他们早晚会赶过来的。躲在草丛后边，我们看见了动人的一幕：那只公狼正在转移受伤的母狼和三只狼崽儿！母狼受伤的前腿搭在公狼的脖子上前行，它们俩的嘴里叼着狼崽儿，公狼叼两只，母狼叼一只，走得极其艰难而缓慢。

也许，公狼感觉到了危险正临近，回头跟母狼碰了碰鼻嘴，低声“嗯儿嗯儿”叫了几下，便一起放下嘴叼的小崽儿，然后公狼半驮着母狼，大步大步飞跃着消逝在沙漠深处。

“它们扔下狼崽儿走了，咱快过去捡回来！”我急忙说。

“不是的，公狼嫌慢，先转移母狼到安全地方，然后回来叼狼崽走。咱们可别招惹它们。”老叔颇有经验地按住我说。

这时胡喇嘛和他的猎队出现了。

从暗处看着这些“勇敢的猎人”猫手猫脚畏首畏尾地接近狼窝，我们差点笑出来。放弃祖先的牧业经济，安居家业生活并翻耕沙坨为生，这里的蒙古人简直失去了我们祖先的所有豪迈和勇敢。

“那边有狼崽儿！”眼尖的娘娘腔金宝尖叫起来。

“趴下！可能有大狼！”胡喇嘛一声喝叫，这几位猎人忙不迭地就近沙坑里撅着腚趴在地上，谁的枪口朝天一失手“砰”地放了一枪，那枪声在大漠中回声很大，震耳欲聋，久久不绝。

我和老叔又差点笑出来。

半天没有动静。

确认没有大狼之后，他们很勇敢地站起来，冲那三只孤弱无助的狼崽儿如恶虎般冲了过去。小狼崽儿还没有长牙，但会咧开嘴做出哧哧吓人状，被抓在胡喇嘛手里的那只却用肉牙床咬住他的手指不松口，疼得他一把摔在地上，又踢了一脚，怕

其不死拔刀接连捅了几刀。另一只也被几位猎手同样处理，弄得更惨，狼崽儿的肚肠都翻腾出来了，血洒得满地鲜红。我不忍目睹，闭上双眼。老叔嘟囔说：“妈的，不敢追大狼，杀小崽儿出气，啥本事？”

我梦想中的狼狗，正在消失。

只有娘娘腔金宝手里抓到的那只，没有被屠戮，幸免于难。胡喇嘛似乎没有杀过瘾，要抢过那只狼崽儿时，金宝死抱着没有放，说带回家玩玩，兴许还有用。胡喇嘛笑嘻嘻说就你娘娘腔玩艺多心眼儿奸，尔后他像一位胜利的将军般察看周围，又往那个狼洞里“砰砰”放了几枪，仍不放心，猫着腰端着枪走进一米多深的狼洞，再灰头土脸地爬出来时手里多了半只野兔，笑嘻嘻说没有白来，晚上的下酒菜有了。

我心说，你也就捡个狼剩儿狗剩儿的。

“听！”娘娘腔失声一叫，脸“唰”地白了。

于是，他们和我们都同一时间听到了那只公狼的怒嚎。长长的、冰冷的、刺入心肺的狼嚎从不远处传过来。

“快跑！”娘娘腔金宝爬上马背，就要逃。

“胆小鬼！”胡喇嘛壮着胆儿骂了一句。

“杀了狼崽儿，大狼会红眼的，人斗不过红眼的恶狼！”

其他几人也都流露出畏惧之色，也纷纷上马。胡喇嘛这才胆怯了。嘴里骂一句狗日的，又朝天放了一枪壮胆，然后才骑上马与其他人一道绝尘而去。仓皇奔逃的形态完全没有了刚才打狼崽儿的英雄气概，有一个掉了一只鞋子都没有回来捡，狼狽如鼠。

“咱们也快撤吧。”老叔拉了我一把，悄声说。

“妈的，天杀的大秃子他们，干出这种缺德事！”我忿忿骂道，为惨死的小狼崽儿不平。

人类的这种苟且而残忍的屠戮乳婴行为，引来无穷后患甚至灾难，为此村里人以及我们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
三

西边的太阳通红，在茫茫的大漠上端燃烧。

科尔沁沙地如一条火光罩住的死蛇，静静地躺在东边，渐渐也随那火燃烧起来，万里飞红。

据说，科尔沁沙地往年叫科尔沁草原，属于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·哈萨尔的领地，牧野千里，绿草万顷，清道光始“移民实边”开垦起这片草原，改变了原先以牧为主的人类生存方式，称之为农业代替牧业并号称“先进”了。这种“先进”却给科尔沁草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：草被下边的黄沙被翻耕上来，草原如剥光了绿绸衣一般，赤裸裸地日复一日无可奈何地沙漠化了，经上百年变迁，就成了如今这种茫茫无际的大沙地，惟有边缘地带的沙坨子还幸存着些稀稀拉拉的野山杏、柠条、沙蒿子等耐旱草木。

我和老叔匆匆走在这科尔沁沙地西南地带的塔民查干沙坨。老叔不时回头瞧一瞧那只红眼的公狼是不是追上来，同时跟西边的落日赛跑，要赶在天黑以前走出沙坨子。我们刚走一半儿路，那轮西边的太阳似乎也着急回家，眼瞅着就贴上了大漠边缘，霎时变得金红金红。只见它褪去刚才还滚滚燃烧的刺眼光芒，显得清晰而柔和，漫洒出的绯霞涂满我们这边的天空和沙坨。我们恨不得拿根木棍支撑住那轮落日不再往下滑落。老叔手里的柳条打得驴屁股噼叭直响，可驮着实沉实沉的干杏核，蹄子又老陷进软沙地迈不快，真是难为了这头毛驴。

人和畜很快呼哧带喘了。

“咱们别奔命了，公狼追也得追他们呀，咱们也没杀狼崽儿。”我擦着脸上脖子上直流的汗水，停下步子喘口气。这时发现我们的身影儿在沙地上投出很长，周围的沙峰也拖出了长长黑影。显然，太阳真的要落下去了。

我转过头往西瞅了一眼，便惊呆了。

我真没想到此时的大漠落日是那么漂亮，那么壮观！

它变得硕大而滚圆，卸去了金色光环，卸去了所有的装饰，此时完全裸露出真实的自己，火红而毛茸茸，和大漠连成一体，好比一面无边的金色毯子上浮腾着一个通红的大茸球，无比娇柔地，小心翼翼地，被那美丽的毯子包裹着，像是被多情的沙漠母亲哄着去睡眠。此时的大漠也一片安谧和温馨，又是那样庄严而肃穆地欢迎那位疲倦了的孩儿缓缓归来。于是，天上和沙上只残留下一抹淡红，不肯散去。黄昏的暗影悄悄如一张丝网绸幔般飘落下来，人好像处在缥缈的幻影中。我的眼角有些湿润，突然萌生出想哭的感觉，为那大漠的落日。尽管它带走了它的光辉，但这最后瞬间的壮美和大自然的瑰丽都溶进了我的心田，使我终生不忘。

黄昏的沙漠小路还依稀可见。大漠开始拉下黑沉的脸。远处有一种夜鸟在哀鸣，那啼鸣很像在说：“带我出去！带我出去！”我和老叔的心都突突的。传说有一少女迷路在塔民查干沙坨里，死后变成这怪鸟，一到天黑就出来这样哀叫。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，前边的小路模糊不清了，一旦走错我们可就迷失在这“塔民查干”——“地狱之沙”中走不出去了。四周愈加黑暗，刚才还清晰可辨的沙包沙丘此刻突然变得如怪兽恶魔般张牙舞爪，恐怖阴森，随时会扑过来吞了我们。

“找不见路了，咋整？”老叔在前边沮丧地说。

若在平时我也肯定吓个半死，可此刻我心中有个异样的感